

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

主编 杨晓敏

# 曲径通幽

范子平

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河南文艺出版社与《小小说选刊》共同打造  
三十年精选作品。

本书为范子平近作精选，以官场类和乡村社会类小说为主。其作品  
主要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况，把聚焦点对准人物的心理层面并  
加以透视，紧扣人物的性格逻辑来塑造人物。

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

主编 杨晓敏

# 曲径通幽

范子平

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曲径通幽/范子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 
2011.10

(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765-552-7

I. ①曲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 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9163 号

---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nwybs.cn">http://www.hnwybs.cn</a>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0.5
字 数	166 000
版 次	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	18.5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## 目录

### 第一辑 激浊扬清

- 002 搬家轶事
- 004 老丁的哲学
- 006 撞开心扉
- 008 小冯打工记
- 010 天眼石
- 013 曲径通幽
- 016 生日礼物
- 018 支书与村长
- 020 年关
- 023 坚守的唐桦

## 第二辑 拍案惊奇

- 027 刺杀未遂
- 030 丁一枪的故事
- 032 捡破烂的老人
- 034 勾七拳
- 037 梁一刀
- 040 鼠夹王
- 042 要命的石头
- 045 爱情的终结
- 047 二斤芹菜
- 050 村长祖上是翰林

## 第三辑 春风化雨

- 054 来晨晖
- 057 在小河那边
- 060 小罗姐姐
- 063 大姨
- 066 美丽妈妈
- 069 抢劫与语法
- 072 陪儿子做作业
- 075 儿子长大了
- 077 行的老师
- 080 难解的问题

## 第四辑 情义无价

- 083 一声叹息

- 086 雪路  
089 “的妹”与老板  
092 安二爷  
095 小金心语  
098 故乡的沙路  
101 琴声悠悠  
104 姚清与江亮  
106 爱在山腰  
109 快乐的宝柱

#### 第五辑 真诚的心

- 113 比全世界幸福  
116 好人老木  
118 早春  
120 绽开的杜鹃花  
123 送儿出征  
126 五月里那个夜晚  
128 房东大伯  
131 李糊涂  
134 两代蛇王  
137 苹果绿宝箱

#### 第六辑 官场轶事

- 140 千万不要坐大巴  
143 赢酒时难输也难  
145 篆刻过程  
147 夜奔  
150 投圈

- 152 塞翁失马
- 155 领导要看我父亲
- 157 培育典型
- 160 龙教授下乡记
- 162 小公务员造假记

第一辑

激浊扬清



## 搬家轶事



我由石坪乡党委书记调任深山区的野虎沟乡党委书记，家眷随迁，这就得搬家。我从乡里过来，正要找车找人，老婆说：“一大早小林就来了，说他人车都准备好啦。”

小林是石坪村的青年农民，在石坪村及附近几个村子颇有些影响力，他手下有好几个运输公司，其中一个搬家服务公司。我说：“咱那点家当，用不了几个人。”

老婆说：“这儿的习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搬家是热闹事，花点钱应该的，你没见娄书记搬家？”

娄书记是我上一任的石坪乡党委书记，他调走时也是小林领人来给他搬家。娄书记说要十来个人，小林领去了五六十个。娄书记在康佳大酒店订了三百元一桌的酒席，可小林他们到席上吵嚷着换酒加菜，一桌下来五六百，总共花了娄书记七八千。娄书记是个细致人，购置的家具很讲究。可小林他们人多手乱，折断了意大利真皮沙发的腿，碰歪了新式大容量冰箱的门，撞破了三十二英寸彩电的屏幕。娄书记气得脸色发青，可还得散着好烟说好话。他知道这伙人不好惹，动不动就上访告状，还会去省市县纪检委反映情况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我说：“可能是他们对老娄有些气吧。”

老婆问：“小林他们来了酒宴怎么订？”

我说：“一桌二百五十元吧。”

老婆提醒我：“娄书记可是三百元还不沾边哩。”

我说：“咱家没那么多钱。再说，老娄走是高升副县长，咱是贬往深山区，跟他比个啥？”

几个困难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了尾，上午我到那里转了一圈，回来见我家的东西正在往拖拉机上装。那些个破旧的书桌书柜，还有用了十多年的旧沙发，边沿和拐角处都用旧海绵、旧棉絮包裹着，人们小心翼翼地往上抬。我又是感动又是好笑，说：“不要费那个事，这些个旧东西，不值个钱，碰住也没关系。”

好几个人嚷嚷着说：“比娄书记的真皮沙发值钱得多！”

我说：“你们开玩笑。”

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康佳大酒店里座无虚席，看样子比娄书记走时人还多。但人们坐定许久不见上酒上菜。原来是安排好的呀！我蓦然想起，康佳大酒店的杜老板跟小林是铁哥儿们，莫非是小林他们在玩我的丢人？我急得脑门冒汗，连喊王秘书：“咋还不上酒上菜？”

小林在那边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我想：果然是他。

小林摆着很神圣的样子高喊：“上饭啦！”

康佳大酒店的服务员们一个接一个地飞风般跑出来，端着盘子挨桌子挨人分发，一人一个枣花杠子馍，一人一碗小葱拌豆腐！

小林说：“送啥样人，吃啥样饭。窦书记来时半车旧家具，走时半车旧家具，咱石坪是林区，可窦书记没从咱石坪拉走过一根木椽，也没有得过咱石坪一分钱，这样清清爽爽的官，咱老百姓敬服！咱今天就吃小葱拌豆腐！”酒店里响起一片掌声！

小林又说：“窦书记在咱乡三年，村村通了路，户户有了水，家家余了粮，他不爱酒宴，咱要以茶代酒敬他一杯！”

一杯杯清茶举过来，我顿时泪如泉涌，这时才感觉到，我为石坪乡的父老乡亲出力太小太小！



## 老丁的哲学



老丁是矿产局副局长。矿产局六个副局长，老丁排老六。矿产局的人说，老丁有两种情况享受科级干部待遇，一是出钱，比如捐款、红白喜事出份子钱之类，二是开会，特别是大会，总是要求副科以上干部参加，除了这两种情况，老丁和一般科员没有什么区别。其实老丁抓工作也很出色，他分管的地质勘探工作多次在省市拿奖，只是许多次无名的退让降低了威信。

比如说坐车，是领导威信之所在。矿产局有两辆车，一辆皇冠，就是一把手的专车；一辆标志，几个副局长争得不可开交，老丁却很少问车的事。往山区里调查，骑辆旧摩托；往地区开会，他拎着装着笔记本和一罐头瓶开水的旧书包，大步赶往公共汽车站。有人就问他咋不让单位派车，他大言不惭地说，我不爱坐小车，公共汽车好得多，稳当，安全，里边空间大，不闷得慌，旅伴儿多，聊着天赶路多热闹。

矿产局下属花岗岩开发公司效益不错，请了好几位歌星、笑星来演出，做广告。县影剧院前三排中间算是好座位，好座位共有48个，可邀请的地区和县里有关领导就有42位，矿产局正副领导7位，正好差一张座。局长问副局长们咋办，眼光还只往老丁身上斜，老丁没等局长讲完就爽快表态说：我就坐第四排。

事后别人笑老丁太好说话，软蛋一个。老丁说我看第四排比前三排座位还好呢，看表演不仰脸。

没过几天，为欢送那几位“星”，矿产局在万福酒楼大开筵宴，酒是清一色人头马，菜是山珍海味，酒后跳舞和桑拿，整整一个通宵。偏巧那天老丁在山区没回来，事后别人代他打抱不平，老丁忙拦着说：“万幸，万幸，上舞厅我是活受罪，酒席宴更是要我的命，能躲过这一夜辛苦，说明我老丁运气还不赖。”

外地许多地方搞起了房改，局长听说后动了心思，矿产局原有的家属房比较破旧，这样参加房改太吃亏，局长认为应该盖十来套别墅式家属院，钱就动用矿产勘探事业费的积累。每户象征性出个万儿八千元，等到房改时产权证办到个人名下。想好后局长开始挨个儿“吹风”，谁承想吹到老丁这儿就打住了车。局长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。老丁说违反原则的事咱不能办。局长说人家贸易局、水电局、规划局……多少个局不都是这样办了吗？老丁说哪有犯错误跟着屁股后学的？局长耐心启发说，老丁呀你别太阿 Q，你家的房子够窄促了。老丁说山区的人还苦着呢，勘探费用处大着呢。局长没说服平庸随和的老丁，早恼了一伙义愤填膺的人。好几个副局长表态道，老丁不要咱们要，该盖盖了！老丁听说后又找上门，说局长，你们要是硬着头皮违规，我可是要硬着头皮向上反映。局长当下黄了脸。局里好几个人好几个月都不理老丁。有人问老丁这次怎么不让人，老丁说咱不能亏着良心去随和。

第二年搞房改，几个局委因分房不公，职工上访告状，公款盖私房的事被揭发出来，贸易局、水电局、规划局等好几个局的一把手被免职，副职受了处分。矿产局因为老丁“捣蛋”没盖成房，领导班子安然无恙。

换届时提拔干部，老丁年龄、资格、政绩、群众威信样样都合条件，但考察时有人说他是“愚痴板”，许多人替他抱不平，说老丁你赶紧去跑跑，要不然肯定会落选。实际上不管条件够不够，许多人拼着命去活动。老丁说我跑是跑，就是光往河堤野外跑，咱去争新鲜空气比争官强，人活一辈子图的是心里痛快，官场里有几个人能跟我比？

老丁果然不动窝，老丁依旧是排第六的副局长，但老丁锻炼很有劲，老丁干得很有劲，老丁生活很愉快。人们都说老丁太阿 Q，老丁说你们呀，你们呀，啥时才能迷过来？



## 撞开心扉



听说野坪村的九户43口人全部从九道崖出山，齐乡长着实大吃一惊，这分明是要从那里出山上国道截车去省里上访。野坪村是个贫困村，也是个老大难村，近几年来因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多次出山到县里市里上访，叫素来以点子多、能力大著称的丁书记也头疼不已。这次丁书记到县委党校学习，这严重事态全靠他拍板处置了。

虽然野坪村是丁书记直接抓的点，可齐乡长还是直埋怨自己，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好几年农村工作实践经验的乡长，对野坪村的情况也不能说不熟悉，可这次事件前没有一点觉察，没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。

主管信访的副书记在和党办主任研究如何堵截这次上访。党办主任嚷嚷着要带派出所的民警去。齐乡长十分不耐烦地皱着眉头：“自己的老百姓，带什么民警！”

他抓了一辆摩托车，骑上直奔九道崖前的八道坡，果然堵截住了野坪村的群众。野坪村的人远远地望着他，在半坡处聚成一堆，在商议着对付他的办法。

看着那男女几十号人衣衫破旧，他心里一阵阵难过。这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过着这么穷的日子，他下定决心要把他们引导到脱贫致富

富的大道上来。事实上他为这个村度过好多个不眠之夜,他往这村跑过好多趟,也找乡干部商量过,找专家咨询过,已经拿出了两个方案,正要再往村里征求意见,就又发生了这样的事,他觉得自己有一肚子心里话要向他们说,可这种场合下从何说起呢?

他支起摩托车,一步一步朝坡上攀登,走得大汗淋漓。可是这一群要上访的群众便也慢慢撤向坡顶,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。他觉得自己一颗热烈的心在怦怦直跳,可是看着他们疑惑的面孔,再看看他们的胸口,分明都有一扇浅红色的心扉。突然,他觉得胸口一动,自己的心脏跳了出来,心尖朝下,沿着石台阶拾级而上,到了人们跟前,开始一个一个撞击野坪村人的心扉,看起来非常结实的心扉开了,一颗心跳出来了,又一颗心跳出来了……44颗心脏融为一体,鲜红鲜红的,映得周围山林一片绚丽灿烂。他不知道自己怎样和父老乡亲们到了一起,43个男女老少乡亲簇拥在他身边,是那样亲密无间。那巨大的心脏却化作朝阳冉冉升起,各自鲜红的心,更加朝气蓬勃地在自己胸膛里跳动,这是多么的神奇!他眼里顿时盈满了热泪。

后来,丁书记被提拔走了,可野坪村的上访问题却彻底解决了。

再后来,野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花菇专业村,成了全县的文明富裕典型村。县里的表彰大会上,电视台记者采访他,别的乡镇领导也向他请教经验,他指指自己的胸口:“没有别的,全在于这颗心。”



## 小冯打工记



改革时代新事多，这不，农活也用起了打工人。这一片儿村子近些年来秋冬季节都种大白菜，人少地多，收白菜时外边就一拨一拨的人来打短工。这天刘老七已雇了两个人到菜地砍菜装车，原想到家门口时再找个打工的跟他一起卸车晾晒。但这天打工的紧缺，到村里却再找不到人，只得跟开车的儿子先卸到家门口，又拉过来一拖拉机时仍不见人，正在着急，忽然见一辆自行车从村外朝他家的方向过来，刘老七连忙往前迎了几步，摆摆手：“喂，我这里用人，工钱上不会亏待你。一晌五十块。”

来客是个三十多岁的瘦黑脸，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，愣了一愣，笑咪咪的没吭气。刘老七连忙说：“还带管饭的。”

来客就跟刘老七卸白菜。他脱了夹克衫，只穿着羊毛衫卸车。空车开走之后，他拿起包单就往里装，手脚很利索。这一带村子都是预制板平顶房，为的就是便于晾菜。他们背上房顶，再一个个菜根疙瘩朝上挨着放好。刘老七说：“哎，还没问你名姓大号呢。”瘦黑脸说：“我叫冯晓康，你就叫我小冯吧。”他们背重的时候吭哧吭哧谁也不说话。一到空手下来，或者往包单里装菜时，小冯就不停地问这问那。他问了刘老七的姓名和家里情况，又问今年白菜啥品种，一亩地能打

上多少，一斤白菜卖多少钱，都是卖到哪里去。销菜是不是现钱交货。又问这村里富户有多少，穷户有多少，为啥穷，穷到啥程度；为啥富，富到啥程度。又说说说你们这里老是上访，都是哪些人爱上访？刘老七只好一一回答，又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人咋是个呱呱嘴！”冯晓康说：“看你这人，长两片嘴不让说话？我少干活了？”刘老七看冯晓康灰头土脸的，还被汗水冲成一道道小沟沟，不由得笑了，想这小冯干活确实是好样的，每次都比他多背一两棵，这一两棵可就是多背几十斤。刘老七就说：“今天上午再给你加十块钱。”冯晓康却又说：“您村人说今年来打工的少，咋不说说您村的桥？还往外走白菜，塌那一截用几块水泥板棚着，我推自行车走还害怕，不知您村那拖拉机、小奔马是咋开过的。”刘老七一听，把要背上肩的一包白菜又扔在地上：“老弟你咋说这个话题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！日他娘说乡里拨一点、村里凑一点、群众集一点，群众去年一人八十，今年春天又一人要一百。好赖也一千多口人的村，光村民集资也早够修好这座桥了，现在是光见破桥不见钱，钱都弄哪里去了？账就是不公布！俺不上访干啥？”

正屋房顶已满当当的了，该往偏房顶上放了，但刘老七觉得真累了，说：“晌午头了，咱吃饭吧，今天咱准备的是肉卤捞面条。”冯晓康看看手表说：“把这一车都背上再吃饭。”刘老七一看冯晓康的手表又“吞”的一声笑了，和他给孙子买的那块黑电子表一模一样，十来块钱一只的。正在这时，一辆摩托车来到跟前停住，跳下一个穿蓝西装的小伙子，刘老七认得他是乡里的通信员小毛，刚要打招呼，小毛却朝着冯晓康说：“冯乡长，你让请的农科院专家教授到了……”冯晓康拍拍手上的土，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咱马上回去。”

刘老七愣了：“你是乡长？”冯晓康说：“刚到任两天的代乡长。”又说，“有人说你是上访的刺儿头，我看你说得也蛮有道理嘛。根治上访首先得反腐败，大家的血汗钱必须有个说法，首先得解决桥的问题，明天我就带工作队来。”说完推起自行车骑上走了。

刘老七对着冯晓康的背影喊：“你把建桥账目给俺村弄到底，俺村要是再有一个人去上访，我提着头去见你！”



## 天眼石



C市的朵市长曾在全市三级干部会上讲：“不管他是哪一级干部，只要胆敢以权谋私、借权发财，就一定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制裁。”他讲这话时挥着手势，声音铿锵有力。但在听他报告的同时，许多人都知道实际上未必尽然的，因为朵市长自己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。

C市是个五六年前才撤县设市的县级市。朵市长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，由乡党委书记、县计经委主任而任副县长，又由副县长而任县长，县长而转任市长，功绩不能算没有，但越往后吹虚浮夸越厉害，到他离任时市里干部都好几个月发不下工资了。在多年的奋斗中他家的势力也膨胀得可以。大儿子在地委一个要害部门干；小儿子在本市一个镇里当书记；两个女儿一个在市水电局，一个在市矿产局，虽是副职也都是当些家的；两个女婿一个在市人事局当局长，一个在电缆厂当一把手。C市的各级要害职位的干部，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不少，所以有“朵市长一跺脚全市乱动弹”的说法。朵市长在经济上还不算太贪，不过近些年来每年工资除外零星收入也有二三十万元。他的房子不算子女的也有五六套，有别墅小院，也有单元房；有机关分的，也有别人赠送的。虽然老百姓没少骂娘，上访的也不间断，但对他的仕途终究没起多大影响。朵市长仍然是这个地